

## 夏志清書簡

編輯先生：

一兩月前收到「書評書目」第十六期，當時把王鼎鈞的「哭屋」和彭歌評「琦君的『烟愁』」這兩篇文章看了，非常興奮，即想寫封信，可惜一時衝動過了，沒有寫成。王鼎鈞早年是寫「方塊」短評的，最近幾年寫回憶、小說，表現的才華相當驚人。前兩年看到他講一個太監「最醜」的故事，（載「幼獅文藝」），印象頗深，可惜全文太短，沒有把主題充份發揮。「哭屋」，如您所說的，確「文筆洗鍊，鉤劃生動」，是「一個傑出的短篇小說。」我希望王先生精益求精，以後不斷有更好的作品問世。

潘琦君一直是我最愛讀的一位散文家，可惜至今還沒有人寫篇專論肯定她的成就。彭歌這篇短評，說了不少我自己想說的話，讀後特別高興。琦君的短篇小說給我的印象不深，她評析詩詞的文章，對初學者極有用，但可能也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評文。但她回憶親友師長，追敘自己早年生活或身邊瑣事的小品散文，實在如彭歌所說，「在平實樸素之中具見人情之真切。」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、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傳統，但它給我的印象，實在更真切動人。詞的篇幅太小，意象也較籠統，不能像一篇散文這樣可以暢表真情。第一流的散文家，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，把過去的真情實景記得清清楚楚。當年蕭紅如此，（她的回憶錄「呼蘭河傳」是現代中國文學經典之作，實在應該重印）。現在張愛玲如此，琦君也如此。不知國內中小學是否仍採用朱自清的

散文爲讀物。其實朱自清五四時期的散文（「背影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），讀後令人肉麻，那裏比得上琦君？兩三年前琦君旅美，在一位名女作家（不是於梨華）家裏住了一陣，那位女作家有意無意嘲笑她沒有讀過卡夫卡、勞倫斯，更不論當今美國新派作家，琦君聽了心裏好不舒服。其實文章無新舊，祇有在真假上比出高低來。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，是應該傳世的。

「書評書目」第十七期昨天收到，把思兼兩期連載「評介『美國文學批評選』」的大文拜讀了。有一點應該聲明，勃魯克斯「詩裏面的矛盾語法」，譯者雖然署名「志清」，其實不是我譯的。林以亮編選該書過程中，的確如他序中所言，託我提供了一份「基本名單」和「不斷供應參考書籍」。博德(Fredrick A. Potte)是我論文導師，林以亮特別選了兩篇；勃魯克斯也是我的受業師，「詩裏面的矛盾語法」那篇派定要我譯。我從未譯過英文文章，批評文更難譯，祇好請我哥哥代譯。另外一篇「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」，譯者署名齊文瑜，其實也是先兄濟安譯的。唐文冰是林以亮的筆名，威利克·華倫那篇「文學與傳記」當然是他自譯的。此外樂靈、陳文湧、李湘那幾位譯者，我想都是林以亮自己和他朋友的化名。

夏 志 清 紐約，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